

# 石灰潜入田 玉米损无声

## 阳信翟王镇万通路桥企业负责人称,石灰可以杀菌不会污染庄稼

本报7月16日讯(见习记者 王璐琪 王昊) 南边是惠民县何坊街道办杀猪徐村农田,北边是阳信县翟王镇万通路桥企业,中间一条地沟就是两县的分界。万通路桥露天堆放的石灰随风飘进杀猪徐村农田,使玉米严重受损。

“山清水秀好风景,自从来了石灰厂,环境污染人遭殃,灰尘横流害村民,庄稼幼苗全死光。”16日,一位村民一边念着自己编的顺口溜一边走进玉米地,走了几步,村民的裤子就被落在玉米叶上的石灰粉染白。

农田北边的万通路桥有限公司已经成立两年多,生产的白石灰就堆放在农田附近。石灰落在玉米叶上,混入土中,遇到雨水发热,把叶子烧得窟窿斑斑,甚至将玉米烧死。

惠民县何坊街道办杀猪徐村村民马金喜用刀子在地里挖了一块土说:“一下雨,石灰、水泥的粉尘混到地里,土地都板结了,这样下去土地都成水泥块了,怎么种粮食。这是近100亩田地,我们指望这个吃饭啊。”

杀猪徐村村长马春新说,吹北风的时候,庄稼地受影响特别大,村子里的小孩子最敏感,吸到粉尘就咳嗽,很容易患呼吸道疾病。受到粉尘影响的玉米,产量年年下降,从前1400斤/亩的产量下降到现在的500斤/亩。

村民徐风田拔起几株枯死的玉米苗说:“我们的损失一个是产量减少了,再就是质量下降了,每斤玉米因质量不好就少卖1到2毛钱,再加上小麦的损失,我们损失



▲玉米地与石灰厂紧挨着。本报见习记者 王璐琪 摄

很惨重。”

跨过被水泥石灰填充的地沟,就是阳信县翟王镇万通路桥企业,企业负责人韩福林面对村民说自己厂子污染农田的说法并不认可而且感到冤枉。他说:“在农村,人们经常用石灰来消毒猪圈,房屋,怎么会污染庄稼呢?石灰是可以杀菌的。这个可以请有关单位来鉴定一下,看看是否有

污染。我修路已经有30多年,被说成污染实在冤枉。”

针对农田问题,韩福林说他与何坊街道办也有过交涉,对方提出以3.6万/亩的价格承包给他,并且要一次付清,他没有同意,所以才有了之后的一系列问题。而村民说,自己并不愿意把土地包出去,只希望能解决土地污染问题。



▲玉米叶子上的石灰厚厚一层。本报见习记者 王璐琪 摄

# 因为只能穿校服,她选择了二中

## 寒门学子樊迪幼年丧父,不停地打工来积攒学费



樊迪,一个1995年出生的惠民县女孩,在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失去了父亲,自幼缺少父爱的她和母亲相依为命。生命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没有压垮一个刚刚要成长起来的梦想,懂事的她从小就学会为了生活而精打细算,也习惯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她依旧乐观和坚强,学习文科的樊迪用高考583分的成绩回报了多年支持她的母亲。她说:“人生已经这般模样,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但是路还是要努力地走下去。”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王文彬

### 父亲去世近十年和母亲相依为命

人生中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一家三口不愁吃穿,快快乐乐。在2004年之前,这对于樊迪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生活,父亲在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在纱厂做工,他们交了一部分钱,住着单位分的一套80平米左右的楼房,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家庭就樊迪一个孩子,生活可谓衣食无忧。然而随着樊迪的一天天长,爷爷奶奶由于年龄逐渐离开了他们可爱的孙女。

经济的不景气让樊迪的父亲没了工作,下岗在家。为了生计,她父亲开始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本来商量好每人出2万块钱,然而朋友的2万暂时由樊迪的爸爸承担了,最终生意失败了,朋友背信弃义,没有归还当时的2万元钱。因为家里的积蓄随着生意的失败全都化为乌有,樊迪的父亲心情差到了极点,再加上没有工作,在2004年樊迪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离开了她和母亲,那年她刚上小学一年级。

樊迪告诉记者,爷爷奶奶爸爸都不在了,整个家庭中,她父亲没有兄弟,樊迪只有四个姑姑,而且也都很贫困。生活中其实只剩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互为脊梁。年少的樊迪并没有因此事而郁郁寡欢,不善言辞,相反,从小懂事的她总是在各种考试中名列前茅,带着奖状回家。

### 因为能穿校服她选择了二中

走进樊迪的家里,虽然是顶楼,但是一股潮湿的气味弥漫周围,墙面上的白色涂料也脱落了一地,墙面上的雨水流痕还清晰可见。樊迪说,这所房子是父亲在世时,单位优惠的房子,已经有27个年头了,楼顶已经长年失修了,只要下雨,雨水就会顺着墙面往下流,前两天下雨,房子根本不能住人,她和她妈妈就暂住在她姑姑家。住在二楼的83岁老人张振祥是樊迪爷爷的小学同学,关系很好,每到周末放学,张振祥总是照顾樊迪,张振祥抹着眼泪说:“孩子太可怜了,自从她爷爷不在了,我就心里感觉难



樊迪在家附近的一家店里做手工花,每天能挣25块钱。

受,总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孙女,孩子勤奋好学又懂事,让人稀罕。”

正如张振祥老人所言,樊迪确实比同龄人更加成熟懂事,她初中在惠民县第一实验学校读书,中考后,她完全可以选择惠民县一中,然而他却选择了二中。她的理由是,二中严格要求学生必须在校穿校服,夏天两套,冬天一套,这样平时她就可以不用买其它外套了,周末回家清洗,穿的再破也不会被人知道,周一上学,再穿上干净的校服就好了。

樊迪告诉记者,一件羽绒服她穿了整个高中三年,每年自己不舍得买新衣服,顶多也就买一两件必须的衣物。她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她把自已当成男孩子看,风风火火,不拘小节。

### 为了积攒学费她不停地打工

樊迪的母亲在纱厂工作,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工资,除去养家的费用,也就剩下多少了,樊迪知道自己上学会花很大一笔钱,高考结束后,她便开始不停地打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樊迪说,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家里就她一个孩子,有时候心里的苦和累还是要一个人去面对,因为生活不会因为你不哭不喊地、整天抱怨而有任何改变。她说:“人生已经这般模样,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但是路还是要努力地走下去。”

懂事的樊迪不想再让母亲为她操心,这么多年她母亲一直支持她读书上学,樊迪心里很感激。她指着墙上的奖状说,这些都是我上学获得的,因为下雨漏水,都淋了好几遍了,她几次想扯下来,

但是都被妈妈阻止了。她说:“我知道这些奖状证明我在努力,这会让我妈妈看到希望,有生活下去的动力。”

樊迪报的专业全部都是师范类的,她认为将来在家乡当个老师,除了稳定,还能照顾自己的母亲。一开始她在剑桥英语沿街发送宣传单,不管吃一天能给30元。这个工作结束后,她又通过自己不停地打听,在惠民的一家潮流前线店里做手工花,刚开始她不怎么熟练,第一天下午只做了9朵,樊迪笑着说,一朵5毛钱,9朵就是4块5毛钱。现在樊迪熟练了,一天能做50朵,也就是说她每天能挣25块钱。

在张振祥的眼里,樊迪是个不幸的孩子,而樊迪自己却总能微笑着乐观地面对生活。当别人对她报以同情的眼泪时,她早就从这种悲伤的环境中走了出来。